

北方紀年史中的宋加綠(二)

陳毓泰

東方研究

編主陳毓泰

0092

(四)「拔耶隆嘗向其弟昭勒特表示，中國君主不來幫助創立紀元，究屬何因；吾兄弟倆還是出去把中國君主帶來作為吾人的奴役！」繼此則敘述拔耶隆偕其弟趁帆船赴中國，中國君主攝於威勢，派員接入京華，親出招待，並賜公主妻拔耶隆，對切龍璽為二，尾端給公主。拔耶隆偕拍蘇早妃(三三·三)趁船，以及昭勒特、華人不下五百名為隨員，航行約一個月抵薩察那萊城；由當時起，即有華人製造陶器。

關於拍蘇早赴中國事，無證據可查；赴中國，實際上亦復可能，並無若何困難；不過據說此去，原因是關於不來幫助創立紀元，這以平是說不過去。赴中國的目的，必另有其因在。蓋當時的中國，泰族認為係繁榮的先進國家，拍蘇早此去純在考察中國的繁榮以及行政狀況，以便引用於泰國罷了。(一譯者註)

譯者註：關於拍蘇早赴中國事，係指遠古台第三世，羅摩坎亨而言。依秦國史籍所載，赴中國共兩次，其最後一次，且帶有華語陶器匠同來。泰國之有陶器製作，亦始於此時；照被日為「奏史之父」的丹隆親王的考定，羅摩坎亨兩次赴中國，其一在佛曆一八三七年，其一則在佛曆一八四三年，時適為元朝。

(五)「拔耶隆遇城」(三三·三)，僅有公主，而無太子。拔耶隆遇城臣民特奏請賜昭勒特太子繼基業，並延續子嗣，以免中斷。頌綠拍昭勒特王乃准昭勒特太子，從未出現過，可是由中國歸來後始露出頭角。「若弟昭勒特太子立宮于城外；昭勒特太子和昭勒特太子相親相愛，時相從，且不許偕同入宮朝見。」這樣說來，拍蘇早太子，究竟是拍阿侖助之女呢，還是拍蘇早妃之女？全不明白。惟無論如何，必非常信任，這才令其守城。至于拔耶隆親口護送其女，與瑪伽公才結婚後，即返

係貴為一國之主。每幸遊各處，皆單獨微行。王對各項經典大有造詣，說死就死，使生就生，猶如土遁的真魔人化成頑石，不能出土，亦是自王底靈廟的言詞，蓋王前世嘗修有重大的陰德。由於王的神威，中國君主賜予華麗的宮殿。雖七天滴水不入口，王亦無任何感覺。在這一段的敘述看來，尤為顯然，寫作者胡亂予以擬成，以致首尾不連貫。同是一個人，具有兩重品格，喜賭喜玩，類似土棍；相反地又是一個具有各種神威的人。這也許是迷信邪術，而使人相信人類神化了，和我們這時代無異。要是這樣的話，則與所說的：「自從真心布施守戒以來」發生抵觸了。在新自中國歸來，在仍未護送拍勒特太子北上以前，拍蘇早仍是一位品行端肅的人；然而由拔耶隆逼城歸來，即開始賭博及放紙鳶。這種行動，如加以深究，不就是北上後心情受了刺戟的嗎？倘若上面所述的事態看來，似乎是不可靠；因創立紀元期間，拍蘇早是五十歲了。這麼大年紀的人，大概不會那樣易受刺戟吧！至於土遁真魔人化石事，亦和用竹簍盛水的拍蘇早相混着。依北方紀年史所載，創立紀元的拍蘇早是另一人，所以土遁真魔人會兩次化石啦？

(七)非僅如此，拍蘇早的放紙鳶，還造成了嚴重的事態。那就是線繩紙鳶飄落於東武城的宮殿頂。拍蘇早放紙鳶而抵東武城，比至晚間，即潛入宮內與東武公主通。這還不夠，在上宮殿頂取紙鳶時，着令拍耶東武站在下面，拍蘇早踏上其肩，仍然探手不到紙鳶，結果升一級地踏上拍耶東武的頭上。這種事態，事實上等於頑皮的兒童的行狀。所以後來拔耶東武下令剖腹取腸盛以金盤，派使者送還，確有點切當。不過這種行狀，亦和第六項一樣受到反駁。拍蘇早的行狀，全不切合于五十歲人所應有的行狀。拍蘇早在東武城所造成的一般事態，很像拍蘇早和丕天城拔耶岩猛王(三三·三)。

(八)「妃發生變故的事態相似」，結果須請出昌萊城拔耶孟萊王(三三·三)。二零零年任調停，這在拔耶巴查吉所著的「唐邦迦史」(第七十頁)有敘述及。因此懷疑是同一件事，但所下的年代不對罷了。

(九)「迨拍蘇早抵薩察那萊城，受后及宮妃朝見後，即脫去袍服，並召昭勒特太子朝見，傳諭稱：『朕將出浴，如無歸來，則另立拔耶代替。』昭勒特太子不就裡，以為戲言。王赴城中央的峽水沐浴，即告失踪，時為佛曆二零零年，拔耶隆遂崩。」關於拔耶隆崩薨事，作者深信必有其事；明言之，必有一位薩察那萊王溺斃，但非是創立紀元的那位。這無須根據他書加以反駁，祇須把北方紀年史所載的加以互証即可。拍蘇早任創立紀元時，年屆五十歲，時為佛曆一零零零年。溺斃時為佛曆二零零年，所以拍蘇早最少亦有二百五十歲，這無以說明，是不可能了。其實說拍蘇早在創立紀元時年五十歲，已錯矣。依薩察那萊城的算者所示的預言：一星期四，一月初六，己年，第二旬，將獲得蛟子為君，時為佛曆紀後五百年。一繼後即敘述到尊者預言應驗了。據此創立紀元時，拍蘇早不是五十歲，而是五百歲了。一說是五十歲，也許是抄寫時所誤植。」

泰國文字的演變 (三)

羅摩坎亨大王時代之泰文與真臘文之比較
原文載泰國藝術廳出版之 *兩月刊* 第一年第三期

- ၁ 邦拉窩皇族時代之梵文
- ၂ 佛曆一一零零年之真臘文
- ၃ 佛曆一八零零年之真臘文及下劃俱備
- ၄ 現代之柬埔寨文下劃俱備
- ၅ 現代柬埔寨文之草寫(註)
- ၆ 柬埔寨文之現代差連文下劃俱備
- ၇ 佛曆二三八三年差連文之草寫仿似泰文字
- ၈ 佛曆一八三五年羅摩坎亨大王時代之泰文
- ၉ 佛曆一九零零年拍耶呂太時代之泰文
- ၁၀ 佛曆二二二三年拍那萊大帝時代之泰文

考証

၁ 佛曆一八零零年之真臘文形狀為二線，與羅摩坎亨大王時代相似，故羅摩坎亨大王必將此字變為泰文，其頭劃寫法與現代柬埔寨之下劃相同，而取去頭劃上以接其尾劃，成為與現代柬埔寨 *ဗ* 字之尾劃及現代柬埔寨 *ဗ* 字尾劃相同，而將尾劃蓋于上面如：

၅ 變為 ၄

(註)此字若將其上劃與尾劃接成一線便可看化泰文之 *ဗ* 字。

၁၁ 字

- ၁ 佛曆三零零年阿育皇時代之婆羅門文
- ၂ 邦拉窩皇族時代之梵文
- ၃ 佛曆一一零零年之真臘文
- ၄ 佛曆一八零零年之真臘文
- ၅ 現代之柬埔寨文
- ၆ 柬埔寨文之現代差連文
- ၇ 佛曆一八三五年羅摩坎亨大王時代之泰文
- ၈ 佛曆一九零零年拍耶呂太時代之泰文
- ၉ 佛曆二二二三年拍那萊大帝時代之泰文

泰文

所以拍隆溺斃時，已是七百歲了。這反較前說更要來得科學，僅此足以證明之。北方年史不過於於此，著述者大概據此傳說，然後給它補足而成。首不復記于把隆作蛟事，亦不正為得說係蛟子，或是由天上下來底，然而武通王則被指係癡病的後裔；要是我附近我們這時在的，則有坤鑿碑云云，仍給蜘蛛拍那拉王做兒子哩！所以我們得了種認識，凡是出生有別於常人者，就是新族系的始祖。因此我們亦應明瞭拍隆，當然也是新族系的始祖，可是他何時統治蘇察那萊加，確實的年齡有多少，和何時薨，這些這些都是難於推斷底。

至于納水稅者乃空曰之子均隆，用竹葉盛水，後成為遠古台的統治者，自全水權及，蓋深它一些故事，不能得佐述底。

依作素摘錄

考証

依作素摘錄北年史中有點照阿命叻或拍隆的事態有來，則不難知

道北方紀年史本身的價值了。作者以為最初從事史籍研究者，假如把北方紀年史引為底柱後，將難進展；這好像縛在柱上的船一樣，任你努力槳划，亦不會前進。不過就東方紀年史全不理會，亦不應該，因它還有一些地方，亦足以幫助我們推測到另一方面坦途的。明言之，我們讀了北方紀年史後，雖大部份不足信，然而我們總不免會想到：為什麼他們要那樣子捏造，難道它全無事由的嗎？要是產生了這種觀念，繼而努力向其他方面搜集材料作旁證，從而究出它的虛實；有時幸運的話，將不難有驚人的新發現。這種現象，作者亦嘗經歷過。這在探索宋加綠古城時所寫就的報告，有着詳細的敘述。

更有進者，在作者未赴宋加綠城以前，依據耶武泰蒙帝(၁၃၅၁-၁၃၆၅)宣稱：彼自宋加綠城居民乃天(၁၃၅၁-၁၃၆၅)悉乃天嘗看見有一本手抄的宋加綠城及遠古台城紀元史，特着手調查，結果悉該手抄本被一位和尚借去，惟不幸失慎，寄宿舍被焚，該手抄本亦隨同而宣告失去。作者深為惋惜。但事實上亦不敢相信該手抄本會有較北方紀年史更特別的情節。